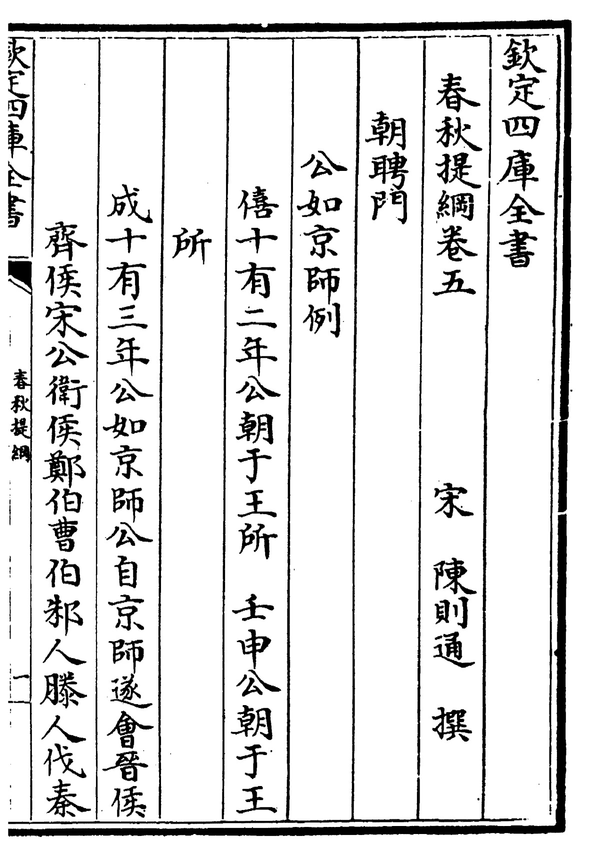


經部



春秋提綱卷五

宋　陳則通　撰

朝聘門

公如京師例

僖十有二年公朝于王所　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有三年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齊例

桓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公如齊觀社　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

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五年公如齊　三十有三年公如齊

宣四年公如齊　五年公如齊　九年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公如晉例

文三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成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十年公如晉

襄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八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公如晉

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五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楚例

襄二十有八年公如楚　二十有九年公在

楚

昭七年公如楚

嗚呼朝宗覲遇周制也自天子不能錫命諸侯而采菽之詩作諸侯不欲朝王而菀柳之刺興春秋諸侯例不朝覲自幽王始豈特東遷之君為不振哉鄭人交惡繻爾朝桓周桓公有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競之言其視鄭莊之來望外之幸也嗣是而後鄭不朝王者十年無

諸侯何以為共主無朝覲何以為天子王始不勝其忿自將以伐鄭將以號令諸侯也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自此周人不敢以朝禮問諸侯矣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畢服而朝晉昭以踰年而朝晉則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也不然僖宣以正月而朝齊成襄以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缺矣愚按春秋之法為

諸侯而不朝天子在春秋當服不恭之辠而王室尚存
也為諸侯而復朝諸侯在春秋當服無將之刑而王室
不存也春秋義為魯諱公之初如齊也春秋有其事公
之初如晉也春秋無其文如齊如晉而又如楚聖人亦
無如之何矣公如外國經未有繁其辭者也桓之十有
八年既曰如齊矣又曰與姜氏明公之與姜氏非專如
齊也莊之二十有二年既曰如齊矣又曰納幣明公之
為納幣非為如齊也由是而觀社由是而逆女既曰如齊

而又書其故皆春秋筆法之所無者大抵以婚姻之事譏公未嘗以朝齊之事辠公也聖人慎之重之而惡其犯之也繼又僖之如齊者三宣之如齊者五雖欲慎之重之而無其詞矣公如外國經未有不書者也文二年之如晉隱而不書雖則諱處父之盟其實諱公之始朝晉也諱公之始朝晉而取是辱也繼又公之如晉者二成之如晉者三襄之五昭之九定之一諱之不可勝諱則有書之者矣如齊其初也如晉其次也如楚其末

也春秋著其事於初隱其文於次皆不可得則末流其可勝救哉攷之周典諸侯未嘗無殷聘世朝之法然而有天子在不朝王室而朝諸侯意謂何哉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嘗北面京師踐土河陽天威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三年伐秦之役惟晉是從不過先告晉侯之意經書曰如是魯以列國例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諱其朝也於京師之朝例曰如臯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朝者二如者一迄末

有公朝於京師之文何周之衰耶抑魯公之不朝不特係王室之盛衰而亦係魯國之輕重焉春秋甫降齊伯未興魯視諸侯為强四十一年間未嘗有事他國之禮齊伯既興魯何役不會何盟不同三十二年間亦未嘗有專朝伯國之事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禮而事齊魯寖取輕於諸侯矣僖公即世晉人遽以不朝來討則慢魯之始也自是文之如晉也而見止且有大夫之盟宣之如齊也而見辱且有叔姬之請成之如晉也而又不

敬且有從楚之欲襄公值晉悼方明諸侯方睦僅得免焉推原其由則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禮而事晉魯寖取慢於諸侯矣魯以周公伯禽之後為望國龜蒙鳧繹之封為不小公車千乘之賦為不弱昭公行禮於晉見止者二見辭者四書疾以殺恥者一以禮下人而人不容以身事人而人不顧迹所從來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而事楚魯寖取厭於諸侯矣輕而至於慢慢而至於厭皆魯人不能秉禮之過也抑魯公之朝不特係魯

國之輕重其亦係世道之升降伯業之盛衰强弱焉僖之朝桓乃會於葵丘之明年王室之卑而齊伯之崇也文之朝襄乃戰於彭衙之歲齊伯之絶而晉伯之續也終宣公之世事晉蔑如晉不敢問是時楚莊圖伯於南齊惠結魯於東晉方懼楚不敢敵齊晉伯之小弱也晉悼方興伯業猶競盟宋以後楚執牛耳外而陳鄭如楚內而魯衛如楚至於章華落成昭七年楚大夫敢於有魯侯之名則晉伯之已去也𤰞攷春秋書法之三變其事

專係於魯故春秋世道之三變其事不獨係於魯子讀
經至魯襄公之末為之三歎

小國來朝例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侯來朝　六年紀侯
來朝　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
朝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
有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莊五年郳黎來來朝　二十有三年蕭叔朝
公　二十有七年杞伯來朝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七年小邾子來
朝　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
子來朝　二十年郜子來朝　二十有七
年杞子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
來　冬介葛盧來
文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十有二年杞伯來

朝　滕子來朝　十有五年曹伯來朝
宣元年邾子來朝
成四年杞伯來朝　六年邾子來朝　七年
曹伯來朝　十有八年杞伯來朝　邾子
來朝
襄元年邾子來朝　六年滕子來朝　七年
郯子來朝　小邾子來朝　十有八年白
狄來　二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二十有

八年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七年小邾子來朝　郯子來朝

定十有五年邾子來朝

哀二年滕子來朝

嗚呼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國小而偪其能久乎是故諸侯之朝魯者衆而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

來也春秋録小國之朝悲之也悲其無以自存而依人以為安也夫以弱國小衆介於大國之間奔走於時命困頓於兵役不能自拔於微弱之中而列於諸侯之盟會者滔滔皆是齊桓始霸曹邾皆列衣裳之會者幸也滕子在盟乍見而遽沒其餘小邾薛杞之屬自成襄以後稍稍得通盟會於中國前此魯史七君春秋更一百二十年皆無以自見者若蕭若介若郯終春秋咸無焉此太陽當夕微茫小星雖見而無光或乍見而遽沒或埋

沒而不見竟不得略列於三五次舍之地諺曰蕞爾小國未免類此若來朝不書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書小國之朝悲其無以自存而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曹文昭也不得免焉視昔日之諸姬來朝魯者獨有區區之滕歷春秋而及戰國微國之朝始滕終滕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意嗚呼微國之朝豈得已哉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嗚呼不寧惟是也鄫畏邾也杞

畏莒也紀畏齊也郜畏宋也郯畏吳也穀鄧之畏楚也介葛牟之畏東夷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國風始於邶鄘終於曹鄶春秋始於邾宿終於旣滅之陳許此聖人拳拳於微國也始於邾宿春秋崇明祀保小寡之意也終於旣滅之陳許春秋興滅國繼絶世之意也嗚呼詩亡而春秋作也春秋亡而吾無復望矣

王臣聘魯例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

季來聘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

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魯大夫如周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有二年叔鞅如京師

嗚呼先王聘問之禮陵遲而至於春秋極矣蓋嘗上下春秋之世變而思其故隱桓之世周不自知其為周諸

侯事天子之禮周反用之於魯莊僖以下周始知其所以為周而天子令諸侯之權周迭移之於伯禮用於魯魯惟知魯之尊而已權一移於伯則魯惟伯令之從於周室何有哉東周甫降伯圖未興周流列國惟魯為強首交邾宋次挾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平以來猶自持重未嘗遣使如諸侯而齊君之介弟實來未嘗遣使如京師而天王之貴卿踵至當是時大國莫如齊太上莫如周魯獨晏然受其聘而不報天下之尊寧有二魯者乎

凡伯之來隱之七年也越二年而南季來矣此比年一聘之制也伯糾之來桓之四年也越明年而仍叔之子來矣較比年一聘之制又密也仍叔之子來則桓之五年也越三年而家父來矣此又三年一大聘之制也上採之禮下摭之傳此皆諸侯事天子之文周人不知乃倒置而用於侯邦之魯當時諸侯見天王之如此其尊魯也上國之聘不之周而之魯小國之朝不之周而之魯周以周之權而假之魯則諸侯固不得不尊魯也周人

疊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殷勤以通之我傲惰以受之周人始悔其不能自重之過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有四年則治其不報之辠也乃若莊之二十有四年祭叔來聘私來也非天王使之也嗚呼今而後周人始知其為周矣公不朝於踐土則宰周公不來矣仲孫不至京師則王季子不至矣奈何周始知其所以為周而周復失其所以為周齊晉楚呉叱次而起諸侯奔走伯令之不暇何暇問及東周哉公如齊者十有二大夫

如齊者二十有三公如晉者二十大夫如晉者二十有五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寥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紀無聘周之文亦無實聘周之意公子遂之聘非魯意也報周公也叔孫得臣之聘非魯意也因毛伯也仲孫蔑之聘亦非魯意也因徵聘而往也文九年之得臣非聘也襄王之葬不得不往也昭二十有二年之叔鞅非聘也景王之葬不容不會也攷之春秋經無聘周之文而魯有聘周之實獨襄之二十有四年叔孫豹之

事耳豹魯之忠臣也謂魯不可以無禮於周固請為是行矣自宣以後冠蓋不入天王之邦者五十有一年既不合於古先王制聘之期則巧為之辭曰賀而已終春秋何嘗有聘周之事哉然而魯人畀周之辠猶未著也大夫之如京師者六魯之冢宰曾不一往季孫實執魯柄周使於齊晉諸侯之間二十有一擇重而行彼之視周蔑如也故經無季孫如京師之文其使他卿不過鄭人遣印叚之意若以春秋誅意之法繩之則尤可辠也

嗚呼吾故悲夫天子一失而用於魯又悲夫天子之權再失而移於伯也吾又重歎夫魯之畀周曾不如曹滕二邾也雖然吾幸而有春秋之斧鉞在

齊魯交聘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十有二年公子友如

齊　二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三十有

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十有七年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十年公孫歸父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十有一年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十年叔老如齊　二十有七年齊侯使

慶封來聘

昭九年仲孫貜如齊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叔還如齊

嗚呼先王制聘問之禮豈以其國之强弱大小為哉何

魯之詳於伯主而略於列國也嘗上下春秋而考其故

召陵以後魯始事齊未始事晉謂諸侯不足以抗齊也城濮以後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權之猶足以抗晉也鞌以後魯之事齊寖簡事晉寖繁知晉伯之真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持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齊君兩遣介弟之來而不報齊猶媚魯魯甚無畏乎齊也二鄄二幽以後諸侯既授齊以伯魯獨晏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埸者七十餘年召陵之役震動中華始信齊侯有攘外服尊王室之功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

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往聘焉公往朝焉當是時大侯小伯靡然從齊晉人偪疆一方吞諸姬以自封殖贄幣不交於諸侯諸侯未嘗遣一介過而問焉者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也小白即世諸侯泛泛然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來城濮之役齊桓二十餘年所經營之事重耳以一日之力辦之諸侯於是乎再合而魯之奔走又在晉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獨之齊則魯之未能忘

情乎齊也蓋齊魯皆東諸侯然齊大於魯親於魯承齊桓之伯其遺威餘烈猶有以動人者雖魯不能無畏之也晉文朝死國子夕來此豈平常聘問之比哉將以覘魯也將以名魯也殽之役晉人得志魯且不畏晉而朝齊設有不幸伯業望望然去矣文公即位之元年先遣穆伯往告於齊次年公始如晉而猶忌於齊也衰絰之未終亟欲如齊納幣於齊以自托襄仲之行何若是其急遽哉宜齊晉之若兩伯也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

於晉而晉不聞齊役西鄙我告於晉而晉不救魯人始謂不惟我畏於齊晉亦有畏於齊襄仲立宣之謀不於晉乎請而於齊乎請舉足左右已有輕重兩介如齊蓋春秋所驟見之文也子惡之卒捷之立役役於齊終身焉晉每藉衛以致魯魯終背晉以事齊是時楚莊經營南方之諸侯齊惠又深結東方之魯晉人旰食方為楚故何暇更生一敵於齊哉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惠挾其大有造於魯晏然受其朝聘而不報至易世而國

佐始來魯於是始悔其行矣抑人亦有言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鞌之戰齊為晉弱魯始折節而事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謂不往齊讎我必甚僑如跪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亦忌晉蓄憾於魯而不敢發者三十有二年晉悼之末年伯志已倦齊亦無奈晉何而數致怨於我東閭之役齊弱抑甚武子歸而作林鍾又幸中之再幸也叔老之行蓋亦昔遣僑如之意歟成聘者一襄聘者一昭定之聘各一胡為乎昔之

密而今之疎也昔之事齊謂齊權猶足以抗晉而今反見弱於晉謂齊權足以庇魯而今反不能自庇其國我又何必乎數數然哉予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釋之曰隱桓之世齊魯敵也莊始從齊者也僖始事齊者也文宣事晉而復事齊者也成襄昭事晉而半事楚者也定哀事吳越者也噫甚矣春秋不復作矣

春秋提綱卷五

春秋提綱卷六

宋 陳則通 撰

朝聘門

晉魯交聘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

文五年公孫敖如晉　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十有五年季

孫行父如晉

宣十有八年公孫歸父如晉

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六年公孫嬰齊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八年晉士燮來聘　十

有一年晉郤犨來聘　季孫行父如晉

襄元年晉荀罃來聘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

巫如晉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

匄來聘　九年季孫宿如晉　十有三年

晉士鮒來聘　十有六年叔孫豹如晉

十有九年季孫宿如晉　二十有四年叔

孫豹如晉　二十有六年晉荀吴來聘

二十有八年仲孫羯如晉　二十有九年

晉士鞅來聘　仲孫羯如晉

昭二年晉韓起來聘　叔弓如晉　季孫宿

如晉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叔弓如

晉　十年叔孫婼如晉　十有六年季孫

意如如晉　二十有一年晉士鞅來聘

二十有三年叔孫婼如晉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嗚呼古之大夫聘問不出竟今之大夫交政乎中國吾味斯言而深悲之春秋之初諸侯之聘問尚簡大夫不得以通外交春秋之中諸侯之聘問寖繁大夫始得以藉外權春秋之末外交愈固外權寖重而大夫皆得以為内患盖春秋之義卿非君命不越竟祭伯之來春秋

於王臣先絶之正本澄源之論也内大夫猶未有交乎外者自莊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大夫之外交於是始然當是時諸侯之聘問尚簡而大夫外交之迹易見也屬有齊晉之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假聘行私皆得以遂其外交之謀而没其外交之迹吁可畏哉春秋之書曰某年某如晉某如晉而外交之迹自見矣季孫專魯魯君之失政者六失國者二豈一朝一夕之故原其始終大抵倚晉之大夫為重文公之世其微也

成襄之世其著也至昭公則寖烈寖盛而不可禦也晉襄未拱宣子實執晉柄而行父適来他年齊侵之告卒能轉移諸侯之師于扈之會微行父之力不及此仲遂主齊立接魯卿之足迹不及晉竟者蓋十有七年宣公即世東門氏遂一反掌間移向日之主齊為今日之主晉非異人任行父也行父内則專政於魯外則取功於晉六年新田之賀行父實行締交大國非前日比十年成公如晉晉人以公之貳於楚也而執之及歸猶使郤

犨盟公不信我公之朝乃獨信於行父之聘自此魯國之權始顛倒操縱於季孫之手矣苕丘之辱僑如之譖實為之行父之歸范文之言實與之晉重季孫而赦魯也非重魯而赦季孫也嗚呼若季孫行父猶可繼是而宿繼是而意如魯尚足以為魯哉武子世父之爵位魯之卿於晉何與且於晉乎見於晉乎聽命焉不過借辭以媚晉也八年晉士匄以聘幣來九年季孫以聘幣報范文有功於季武之父季氏往報於范文之子季氏范

氏之交始合矣荀偃為政姑使叔孫往而請代范士匄為政季孫乃親往而拜師季氏范氏之交始厚矣邢丘之會我襄公在晉不使公敵晉侯而使季孫敵晉侯則季孫之權甚重於公也此時襄公已失位矣豈特昭公失國之為可憐哉愚嘗謂襄公以前魯之君敵晉之大夫也襄公以後魯之大夫敵晉之大夫而晉魯之君不與焉也當成公而有荀庚郤犫士燮之聘當襄公而有荀罃士匄士魴之聘或因公朝而晉以大夫聘也或因

晉大夫聘而公遂往朝也公之與大夫敵也二十有六年荀吳之來遂敢以名公為辭魯幾移於晉之鄙邑矣華元子産輩所不為周公之魯獨甘心乎哉以大夫敵公猶可自二十九年之士鞅以後公且不得儕於晉之大夫矣韓起為政告於諸侯既來享於公復飲酒於季氏何為哉公以弔少姜而見辭季氏之致襚乃與之公以取年婁而見辱季孫之往謝乃享之公以取鄆故而見止季孫十六年之行乃受之公屢朝而屢不入季孫

屢聘而屢受吁季孫自此不君君矣平丘之執乃借力於荀吳昔主范氏今又主中行氏為之謀者衆矣季孫雖有不君君之志然猶忌叔孫昭子也士鞅之來使爰一牢而取憎於大國遲一年而使叔孫往果而見執意如之為謀不亦巧哉陽州之行諸人視公如路人者宜也不令之臣不以為討反使荀躒會焉反使荀躒私焉范氏中行氏皆意如之匹也昭公欲歸又可得邪嗚呼苕丘之執釋行父者范氏也平丘之執釋意如者荀氏

也適歴之會私意如者又范氏之使荀氏也吾攷昭公失國之由大抵季孫平時聘晉之故或曰東門以後聘晉不獨季孫子之咎季孫也何故曰諸臣莫强於三家三家莫强於季氏仲孫之聘晉者三其事簡也叔孫聘晉者五豹婼之為臣忠也季孫之聘晉者十二藉外權逼公室之罪大不可掩也況有主𠂉主荀之實哉不寧惟是宋樂祁主𠂉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甚善晉大夫諸侯之大夫皆季孫也晉君弱六卿强付夏姬以司宫

付費無忌以待客付逄孫楊孫以管鑰徒擁虚器於其上而朝歌晉陽之事起矣晉國之君亦昭公也又其甚也陪臣執命三家大弱梁嬰董安于之名疊見於傳季斯仲忌如晉春秋不於此而終乎嗚呼二卿之行誰使之也春秋之法不書其名愚亦不忍言其人

衛魯交聘例

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成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七年季孫宿如衛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嗚呼魯衛兄弟也入春秋來贄幣不交者百餘年抑人亦有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何乃闊略如是邪隱桓之春秋舍婚姻之國未有書聘者也齊伯興而陳始聘晉伯興而衛宋鄭始聘諸侯交聘皆非邦交之常未免役役於伯主之故吾觀魯衛交聘之文而諸侯之事情瞭然矣自文以來晉數有憾於衛季年成公

不朝而衛見伐衛人報之而卿見執我文公之四年衛侯往謝於晉而怒未息也以百餘年間閣之衛一旦甯子實来豈無事於魯而聘於魯哉此時魯於晉為睦數會晉君于戚矣數會晉卿于垂隴矣公又如晉而及晉侯盟矣公至自晉於是年之春甯子来聘於是年之秋不速之来者也謀將藉魯以介於晉也十有三年公又如晉衛侯遂會公于沓觀此則甯子来聘之意其謂不然邪新城以後衛又於晉為睦宣公即政我反不如之

我公之朝以齊故我大夫之聘以齊故昔也衛藉魯以
事晉今也又為晉以致魯七年之冬將為黒壤之㑹則
春使良夫來盟焉衛之致魯必曰君必來我受其無咎
已而盟歃未乾公反見辱則良夫於魯為欺矣季年魯
不能堪於齊而始自歸於晉斷道之盟我公與焉衛侯
與焉始私要結以謀齊矣越明年而晉侯衛世子臧伐
齊又二年而晉魯衛之大夫戰齊于鞌則良夫來盟之
意又謂不然邪我成公之三年良夫又聘則鞌戰之餘

也以捉齊而相慶以事晉而相勉自此魯衛不生他心矣此一聘也衛良夫來晉荀庚亦來胡為乎巧於相值也我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子叔之來修舊好也此一聘也衛子叔來晉荀罃亦來胡為乎巧於相值也葢衛在晉之宇下行李之往來詳其動止而與之俱耳七年我季孫報子叔之聘衛林父拜武子之言大抵晉親而魯衛亦親也設或衛從楚而魯聘之則晉疑於魯魯從楚而衛聘之則晉疑於衛疑甚而禍生魯衛

各保其邑之不暇何暇自相聘邪衛人之來聘者四來盟者一魯獨使季孫一往報之兄弟之情薄報施之情忘矣嗚呼季孫之不往報猶可季孫之往報豈衛之幸也哉抑吾於衛聘之始終而有感焉甯子來聘成公復國之後也衛有甯子之聘而國始安孫林父來聘獻公失國之先也衛有林父之聘而國始危良夫傲慢為臣而君已不逃叔孫穆子之所料繼是而來魯者再其結於魯者深識者已懼其異日公孫剽何為者邪孫林父

又何為者邪又加季氏焉二豎之黨合也二豎之黨合而獻公失國之禍已萌櫱於此矣異時晉悼伯心已倦會于戚以謀定衛君其君則前日聘魯之人也其與會之臣則魯衛之二豎也獻公之得居於夷儀者幸也吁宿之志成於意如夷儀之事豈獨於衛乎見邪

鄭魯交聘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襄五年鄭伯使公子發来聘

定十有一年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

嗚呼魯鄭東周之舊好也自鄭語来盟以後冠蓋不至魯者一百四十年其始来之使書人其繼来之使書名其又来則鄭君之貴介弟也鄭之加於魯者愈繁而愈重魯之待鄭者愈簡而愈輕抑春秋之初魯甚持重諸侯之媚魯者不惟鄭雖齊君兩遣介弟之来而猶不報也齊桓始伯魯始聘齊而又聘陳晉文世伯魯始聘晉

而又聘宋玉帛交於諸侯其獨遺鄭乎齊伯而逃盟至勤新城之圍晉伯而貳楚至煩秦晉之師所幸城濮一戰楚人不敢爭中國者十有五年狼淵之役鄭及楚平辰陵以後南北兩屬鄭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當是時鄭人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来者何暇修聘於諸侯魯若遣一介以問於鄭則取疑於晉晉人不知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也以百有四十年間闊之鄭一旦子發将命於魯鄭胡為乎来哉虎牢大城鄭人大懼於晉雞

澤之會鄭始決意於從晉子發之來蓋將藉魯以媒於
晉也會戚之役鄭伯與焉救陳之舉鄭伯與焉鄬之會
僖公將從役於諸侯而卒不免於盜賊之手蓋春秋之
所悲也向使僖公不決意於從晉則子發安得奉命而
聘魯然則諸侯之邦交大抵役役於伯主之故也抑魯
有鄭人之事五未嘗不為之三太息焉輸平歸祊來盟
隱桓之春秋也鄭方結齊而又致魯以從齊也子發來
聘襄公之春秋也鄭欲結晉而藉魯以從晉也叔還如

鄭定公之春秋也鄭又結齊而魯反藉鄭以從齊也名陵侵楚以後諸侯於晉敢離敢怨而不敢叛也環視四顧莫敢先動而定之七年齊鄭首盟于鹹以倡諸侯叛晉之舉十年我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十一年又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藉鄭從齊之意瞭然矣石門之事再見矣吁春秋之初天下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春秋之末天下之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吁春秋之斧鉞猶凜凜也

宋魯交聘例

文十有一年公子遂如宋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五年仲孫蔑如宋　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十有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十年季孫宿如宋

昭十有一年叔弓如宋　十有二年宋公使華定來聘　二十有五年叔孫婼如宋

嗚呼宋魯春秋之望國也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齊晉二伯必先結宋魯而後可以圖諸侯盖甲於齊晉而隆於衛鄭陳蔡者也終春秋未嘗有魯蔡交聘之事自文六年以後未嘗有魯陳交聘之文鄭聘者一魯迄不報衛聘者四魯獨一往魯於諸侯之邦交其闊略盖如此宋人来聘者四来盟者一而魯之聘宋者五其禮畧有以相當者何乃闊畧於衛鄭陳蔡之諸侯而獨拳拳於一宋哉攷之春秋其初蓋出於晉魯覘宋之謀其後

乃成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遇垂魯首覩宋輸平而後黨鄭仇宋者十五六年宿生旣歿會宋于虛會宋于龜𩦸合復離蓋未始有成盟也桓文迭伯旅進旅退於衣裳之會盟未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而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楚謀弱宋宋人請平且道以田孟諸宋及楚平於晉罪也是時魯方睦於晉衛雍之盟襄仲與晉盾為深交親往聘宋其為宋魯邪其尊為晉邪其謀蓋將以觀宋之從楚與否也新城之盟宋

公首會未必非襄仲一聘之力華孫自知宋將有釁而
定盟於魯冀他日有一手之援其來非特聘也繼此華
元不來則宋魯往來之使絶矣我成公之四年宋以華
元來我以仲孫報則宋魯之交始合宋卿於是來聘納
幣我卿於是如宋致女則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之聘
我者二我之如宋者三則宋魯之交愈密昭二十有五
年之叔孫如宋而宋不報是年公在外而不獲報也元
公不顧婚姻為公如晉至死不怠仁也景公即位不遣

一介以通嗣君義也經書宋魯交聘絶筆於昭公之二
十有五年隱然見宋公以仁義而結魯之意矣隱然見
宋公内魯君而外賊臣之意矣樂祁利於納公蓋亦成
先公結魯之志歟吾觀宋魯之交皆不偶魯於諸侯自
齊晉以下皆畧之者彼隨來聘視其儀文之踈辭命之
陋若浼焉未有如交宋之詳且悉者蓋魯秉周禮而宋
亦善守先代故也苟徦有言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晉
且不可望况他國乎吁仁義以結之也禮以行之也晉

且不可望而况乎衛鄭陳蔡也

陳魯交聘例

莊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公子友如陳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嗚呼春秋書内聘莫詳於齊晉其次莫詳於宋其次則衛若鄭若蔡若許我未有往聘之者也余獨於陳焉疑之文公以前陳聘者一我聘者二而經遂於此而絶筆

焉嘗因是而思之嗚呼魯秉禮之國也中國而中國則內之中國而外域則外之齊伯之十有二年陳使女叔来聘我使季友報之是時陳有奬齊之功楚無爭陳之事陳猶中國之陳也不為荆楚之陳也從會盟征伐於諸侯而又通聘問於諸侯禮也圍陳納頓陳幾折入於荆楚踐土如會執玉帛以從諸侯此出幽谷遷喬木時也我文公之六年行父不忘先子之志聘且結好焉魯之待陳猶前日也自楚宋伐陳見於傳晉盾侵陳見於

經陳人已懐南北之志辰陵一會而楚盟之事作矣鄢役逃歸而晉討之文絶矣陳始決然南面於楚下喬木而入幽谷矣秦術来聘襄仲辭玉以晉故也陳貳於楚雖其来聘我肯受之乎不来我肯聘之乎經書魯陳交聘之文絶筆於文公之年者陳貳於楚故也蔡許不書聘鄭来而不報聘楚秦吳来而不報聘吾故曰魯秉禮之國也不然魯何獨厚於齊晉宋衛而薄於陳蔡鄭許哉或曰子則失矣魯以陳蔡鄭許之從楚而不往聘矣

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我復親往朝聘於楚者何故曰魯之秉禮以從晉也魯之從楚誰之罪也獨不見夫叔向告楚人之辭乎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諸侯欲不從楚不可得也宋之會諸侯兩屬於晉楚申之會諸侯偏屬於楚魯恥不會則非魯之罪也諸侯之罪也豈獨諸侯之罪哉伯主之罪也

楚来聘

莊二十有三年荆人来聘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

昭六年叔弓如楚

秦來聘

文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吳來聘

襄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嗚呼吳楚來聘許之乎非中國之諸侯不會盟不在會

盟之國不通聘春秋之法也經書春秋諸侯之聘魯未有不會不盟而後聘也不與中國之會盟者楚吳也傒䖍来聘吾知其為何人哉荆人来聘君不書不知其君也臣不書不知其臣也不知其君臣則曰人而已齊桓之伯内外之界限素嚴也楚吳之君臣豈得使通於中國也春秋第以其聘魯之善猶愈於入蔡伐鄭之惡書人進之矣猶書荆以别之乃若齊兵壓境屈完来盟若自盟然諸侯所不與也屈完書氏楚君之爵猶不見經

也齊桓之伯內外之界限素嚴也後此有書楚子使椒聘者矣秦伯使術聘者矣書吳子使札聘者矣或者則曰此春秋書楚吳來聘之例也吳來聘之文春秋於此而絕筆焉前此楚人兩遣聘而不報遂罷之聘叔弓之往純用中國報施之禮也嗟夫齊桓之伯寧至於此哉嗚呼齊孝宋襄啟楚者也晉文啟秦者也景厲悼啟吳者也平以伯授楚者也悲夫齊桓之不復見也

春秋提綱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提綱卷七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㘖萱

春秋提綱卷七

宋　陳則通　撰

盟會門

王臣會盟例

莊十有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

鄄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成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人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昭十有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嗚呼余讀左氏春秋至周鄭交質之事而深悲焉曰交
質之始下盟之漸也夫盟為疑起也無疑固無盟也諸
侯有疑會同則內史掌其盟司寇涖其約此王室所以

待諸侯也諸侯何疑於王室而輒敢與之盟哉王臣下盟見經者五其一在齊其四在晉首止以来齊有王室之故則其盟專在于謀王室翟泉以後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一鄭平丘之役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諸侯吾觀僖之八年盟洮之舉又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或者之論則曰首止之役殊會世子也葵丘之役不盟宰周公也洮之盟王人之微雖盟無傷也是或者之為是說非惟不知春秋亦不知齊桓

之本心也盟洮非美事也其盟蓋春秋之所謹其事則有不獲已焉東宮之罷危在朝夕首止之事天子惡之叔帶王后之愛子也公卿大夫半其黨與天王即世世子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此豈大得已者哉喪不得立故也公卿大夫皆不之遣而下士實行此必世子私以為使令者也當是時王位未定世子使令之私得以王人序於諸侯之上載於盟書之首則世子之宜王夫奚疑嗚呼此固齊侯為惠后叔帶及在廷之公卿大夫而設

是盟也事不至此我知齊侯不敢屈王人于盟矣會洮之明年周公宰來王位定矣吾合諸侯以尊事周可矣使齊侯稍欲凌宗周以宣示其侈雖屈周公於葵丘之盟其畏不從哉會而不盟其意可見奈之何重耳不察齊所以盟王人之故不諒齊所以定王室之心始曰齊桓之伯常與王人盟耳既不憚於天王之名又何憚於王子之盟不思洮之盟為王室之故翟泉之盟為鄭人之故則諸侯自為盟可也於王子虎何為哉沒公而不

書人王子而不爵人諸侯之大夫而不名春秋盖慎之而又慎之也後乎王臣下盟則有例而書同者矣鄢陵一捷鄭人不來大合諸侯于柯陵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尹子盟不可也虎牢大城鄭即請服大會諸侯于雞澤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單子盟不可也疊此二盟皆以鄭故至於平丘晉君之憂不惟鄭齊不與盟而齊貳魯不與盟而魯貳澴芻莞於衛而衛亦貳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則平丘之會經書曰同志諸

侯之不協而盟也非有王室之不協劉子何故而下同是盟邪有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權也無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變也余固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嘗閱春秋世變而思其故齊桓剏伯之初諸侯離而始合之時也王室甫降伯業良難不尊王人以謀王室不足以示伯主之義晉文繼伯之後諸侯乍離乍合之時也晉得鄭則晉伯楚得鄭則楚伯不挾王臣以謀一鄭不足以示伯主之功晉昭紹伯之日諸侯合而

復離之機也伯之存否決在此盟不挾王臣以謀諸侯不足以示伯主之威謀王室則齊伯强也謀一鄭則晉楚爭也謀諸侯則晉伯去而楚伯亦去也故王臣之盟至於平丘終焉平丘以後中國諸侯不復會盟者二十有三年召陵之役劉子在盟而不書盟黄池之役單子在會而不書會此春秋終不與王臣會盟諸侯之意也抑吾於翟泉大夫之盟猶有遺論焉城濮以後諸侯與晉周旋十有四年文公末年功成而志怠有不復重勞

於諸侯之意翟泉之役始使其大夫不知罅隙一開公室弱而大夫强自此盟始即世未幾垂隴之盟諸侯皆在士穀主之于扈之盟諸侯皆徃盾實專之士穀死而盾益强晉人不知有公而知有盾諸侯不聞有公而聞有盾春秋會盟亦不書晉侯而書盾新城之盟大列七國之諸侯而書趙盾且例之曰同同授趙盾以政也桃園之事識者已覘其後當時諸侯之大夫未有如晉盾之專者晉首蒙禍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此猶

伯主之大夫而盟外諸侯者也又其甚也鄭伯及伯有盟宋公及華氏盟衛侯及析朱鉏北宫喜盟君從臣於盟者也又其甚也趙鞅盟于公宫臣逼君於盟者也迹其所從来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盟而至此春秋不復作吾亦不復論也

齊伯時王臣會盟例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

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嗚呼僖公以前魯其宗盟之長乎甞讀衛子魚道踐土之盟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頗與春秋所敘之文異因是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晉為盟主未有先晉者也又因是疑之晉之為伯晉固常先若齊尸盟何以為序若用宗盟之禮乎齊序於後不得以為伯主若不用宗盟之禮乎齊冠於先宗周之禮蕩然矣蕩宗周之禮典率列國而同盟周未改物奚遽至此春秋自盟葰以来有二國盟者有三國盟者極而至于四國盟者第諸侯自相為盟也隱公使告薛侯凛然有先後次序之别况小白之伯率十數諸侯相與歃盟廢同盟而行伯政其書又不登之天府齊之為

齊豈無可嫌疑之迹乎何春秋獨予齊以伯也或曰周室未衰則權在周周室既衰則權在伯魯以周班後鄭而忽也怒小白之伯其肯後諸侯乎踐土之役王子盟諸侯于王庭子魚則有藏在盟府之言若齊侯則吾未見其為然也吁大不然會鄄以來大盟有九小盟有七借曰於王室乎何與首止之盟王世子實臨之葵丘之盟宰周公實臨之洮之盟王人實與之謂不係之王室可乎若係之王室其盟固為宗盟也其書固藏之天府

也又因是而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諸侯載書之文會先主會盟先主盟此聖人約史之文也諸侯之盟未嘗不推齊以為長諸侯之史未嘗不載齊以為長故僖公之前伯主齊侯而魯為宗盟之長僖公之末伯主晉侯而魯為宗盟之次齊之伯也書曰公會齊侯宋公晉之伯也書曰公會晉侯齊侯皆春秋筆法也不然書公及公會豈亦當時載書之文哉吾觀踐土之盟於同姓則先書晉次書魯於異姓則先書齊次書宋此齊桓

舊載書之瀆也若前此齊宋常在諸姬之先一旦晉文遽列於諸姬之後滕薛之事不見於踐土乎吾固知二幽以後之盟即踐土之盟也晉之世伯日久日忘宗周典禮失不可復宋之盟晉人曰先晉楚人曰先楚叔向子産向戌皆諸侯之良獨不舉隱公告薛侯之語以折晉楚之訟遂使楚人得執牛耳而晉失為伯矣虢之會再讀舊書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伯主列國諸侯會盟始末例

莊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四年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
止鄭伯逃歸不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
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
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

丘

十有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盟于牡丘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

南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盂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于

薄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

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

甯速盟于向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十有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有七年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十有二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
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
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左氏曰于城棣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十八年同

圍齊之諸侯前目後凡也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有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有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叚曹人莒人滕人

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

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

會于申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

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

憖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
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
陳子鄭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五月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

于沙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
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秋齊侯
宋公會于洮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十有二年公會吳于橐皐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嗚呼同盟者何伯令也何以書志異也同盟何以為異哉我諸侯也彼諸侯也胡為乎我伯也人不足以使人畏惟神足以使人畏賞罰不足以使人信惟禍福足以使人信于是率天下之諸侯而曰同盟曰同盟者葢亦

强其不同者而同之也余嘗論春秋伯主之盟獨書盟者有諸侯之同書同盟者有諸侯之異而書同者二幽之同天子之政始自諸侯出也以諸侯而從諸侯其心未免有所疑新城之同諸侯之政始自大夫出也以諸侯而從大夫其心必有所不欲清丘之同中國屈於荆楚也以後之盟屢書同者諸侯之異者猶可同也平丘之同諸侯厭于伯主也以後之盟不書同者諸侯之異者不可同也春秋書盟一百一十有二書同盟十有六

同盟之關於天下大變者有四試以春秋之顛末評之盟蔑盟宿不過為保社稷守宗祧計石門之盟志不在小盟艾以來魯黨齊鄭有石門之盟則有瓦屋之盟有瓦屋之盟則有惡曹之盟終齊僖鄭莊之世所與周旋惟一魯耳最後失一魯而得一衛終不得先桓文以鳴何也諸侯不忍舍王室故也小白之伯豈不戛戛乎難哉北杏之役四國僅以微者至鄄之役假手於王官而魯不來再役主會於齊侯而魯不會齊不得魯不足以

求諸侯幽之役羅致天下諸侯相與盟歃前此春秋所無之事諸侯疑之齊侯亦自疑之且曰同盟伯主令諸侯之辭也是盟魯始来而猶以為諱在盟諸侯想不獨魯也遲遲十載之期再盟如初諒伯功至久而後信人心至久而後孚然而衛又不来則在盟諸侯必有勉强而盟者矣諸侯之疑齊非不欲從齊也向也知有周今胡為齊也向也知事王今胡為伯也兩書同盟志諸侯之異也盖自貫澤以来諸侯始信齊桓公一匡之功首止

一會諸侯始信齊桓公尊王之義嶽瀆諸侯莫敢不來鄭不相時而動棄晉即楚經書立異獨舉其人以見當時皆從齊之諸侯也自是大會者二大盟者四諸侯麇至以為盟則盟矣不曰同盟誰敢不同哉二幽之同懼其不同也齊侯創伯之始也首止以後不書同諸侯不期同而自同也齊侯成伯之後也曹南之君不在伯列盟鹿會盂事已可羞晉文繼齊一呼吸間精采頓異召陵城濮之績前後輝煥齊桓經營伯業三十餘年不能

致强大之晉晉文一會而齊亦來三十餘年不能致莒爾之莒晉文一會而莒亦至諸侯厭楚人之甚思齊伯之功幸晉文之来踐土翟泉不待令之同盟而後同矣然自翟泉以後罅隙一開晉以大夫世其伯亦以大夫世其患士縠會諸侯于垂隴有公孫敖在書敖所以敵士縠也趙盾會諸侯于扈不序諸侯不名大夫不與諸侯敵趙盾也盖自狼淵伐鄭壺丘侵陳厥貉臨宋楚盡有諸侯晉於是有新城之會諸侯皆在求晉君而得趙

盾能無疑乎盾亦懼七國諸侯之不從於是乎有同盟之令同則同矣不知置三尺之孤于何所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晉之盟會無靈公二扈之役不序諸侯必趙盾在春秋不忍再書其名使若諸侯自盟會也嗚呼公子結之盟齊陳以為討陽處父之盟魯人以為辱晉人屢以大夫敵諸侯失陳失鄭其不坐此邪後乎書大夫盟書諸侯之大夫盟專利不顧皆趙盾有以先之也吾故謂天子之政自諸侯出二幽乃世道之一變也諸

侯之政自大夫出新城乃世道之再變也城濮以後楚人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能有浪淵壺丘厥貉之師而不能止三國于新城之會自文十有五年扈之盟失齊賊而不討十有七年扈之會失宋賊而不討諸侯已有輕晉伯之心宣十有一年攢函之會又失陳賊而不問荆楚遂敢竊晉伯之權于是盟辰陵于是討徵舒于是入鄭而敗晉而楚成為伯矣邲之役楚人得志蓋與城濮之戰相當克鄭而後宋魯衛其危哉晉人不能蓋仁

賢修政事以保其國惴惴然懼中國之從楚要之同盟清丘之言尚新衛不旋踵而背之矣是盟無得罪于伯主者唯一宋耳越三年歸父會楚君于宋又四年公與諸侯盟楚卿于蜀齊之盟尚得以無伯藉口諸侯有晉何以至此嗚呼清丘之盟非中國屈于荆楚歟繼是景公之同盟者四厲公之同盟者二悼公之同盟者四大抵閉其從楚之路而驅其從晉之行諸侯乍合乍離乍去乍就直至蕭魚之役不書同盟而書會則晉于是再

得諸侯也是則清丘以後之盟屢書同諸侯之異者猶可同也繼是七合諸侯三合大夫徵會討貳諸侯無缺重丘之役晉以賄賂失諸侯同盟之令復起矣越二年而為宋之盟則中國從楚之勢始決此一役也晉人謹守楚盟敢會不敢盟者十有八年陳蔡之滅晉當問罪而不問乾谿之役晉當討賊而不討虢申之會晉不當許諸侯而許之諸侯乃信荆楚之詐絶兄弟之國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諸侯歸晉之德只若緫其兵

威以臨之魯有辭矣何懼觀叔向告齊之語讀之猶載
人喉要人以盟豈禮也哉自此晉人不得盟諸侯者又
二十有三年諸侯之厭伯主也皐鼬之盟伯主諸侯於
此乎始叛鹹之盟石門之舊會也盟沙而衛叛會夾谷
而魯叛會洮而宋叛是則平丘以後之盟不書同諸侯
之異者不可同也嗚呼中國屈于荊蠻清丘乃世道之
三變也諸侯厭於伯主平丘乃世道之四變也疊是四
變春秋同盟於此而絶筆矣穀梁曰同盟志同欲也愚

則曰同盟志不同欲也强其不同而同之也祇以叔向告齊一事觀之穀梁其有辭乎或曰子論齊晉之同盟而齊晉楚之爭盟猶未之論也曰齊伯會盟之國十有五晉伯會盟之國有二十凡以藉手爭伯者不過陳蔡鄭許而已此四國者繫中國伯業之盛衰者也齊桓失蔡見於會盟者陳鄭許也晉文失許見於會盟者陳蔡鄭也晉文即世蔡逺飛而不来許一盟而不復黽勉執玉帛以從諸侯者獨陳鄭而已我宣公以来鄭叛而陳

服陳叛而鄭服二國且不純乎主晉景公失陳其見於蟲牢馬陵蒲戚鍾離之盟僅僅一鄭悼公救陳戍陳終亦無可奈何而棄陳于戚以後之五會于戲以後之三駕亦惟一鄭大抵楚取三而晉取一耳若鄭人純于主晉猶可犧牲玉帛待於二境晉何以宗諸侯加以東方之齊西方之秦屢為伯主肘腋之患斷道祝柯瑣澤等會頗費經營晉之世伯正不易守也楚人每有中國之事則陳蔡鄭許是攝是贊齊之役佐之盟齊盂之會佐

之執宋蜀之役佐之盟宋魯衛誰倡謀作宋之會假

然致蔡歸生於宋衛之上陳鄭許皆在列焉此荆蠻乘

中國之大隙也楚得之而晉始弱後來名陵一會陳蔡

鄭許昔楚而今晉頓胡小國昔楚而今晉此又中國勝

荆蠻之一大機也晉失之而吴始興伯主不為而他人

得以藉手耳鍾離善道戚柤之四會將致吴以抗楚豈

料黄池一役反致吴以抗晉設使名陵得志天下事豈

至此邪讀經至此太息而止

春秋提綱卷七

春秋提綱卷八

宋　陳則通　撰

盟會門

內大夫及外大夫盟會例

文二年公孫敖會晉士縠于垂隴　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宣十有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十有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

及晉郤犨盟于扈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八

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十有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

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有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叚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二十有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二十有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

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荀躒于適歷　三十有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嗚呼文武不興而周道衰桓文不作而伯業微隱桓之春秋諸侯紛紛莫之適從自莊十三年以迄于僖之末主諸侯之權者在伯主自文元年以迄襄之末盜伯主

之權者在大夫自襄之末以迄于哀之獲麟奸伯主之權者在吳楚文公以前有公及外大夫盟者有内大夫及諸侯盟者此皆大夫專政之漸而内外大夫無交相盟會者大夫交相盟會則天下之伯不在諸侯而在大夫矣翟泉一會𨽻隙已開晉魯二君俱怠於政晉以處父士縠趙盾當諸侯魯以公孫敖公子遂當諸侯春秋世道為之一變列國大夫相視而起垂隴之盟晉魯二卿宛然與諸侯講玉帛之好當時大夫之會猶有諸侯

未聞大夫專敵大夫者襄仲趙盾之於衡雍叔仲卻缺之於承筐孟獻子高固之於無婁穀之會叔孫僑如之敵荀首扈之會季孫文子之敵卻犫柯之會叔孫穆子之敵士匄此則大夫之敵大夫者矣然不過兩國之大夫也猶未見其大夫盜伯主之權者也蓋自趙盾以諸侯伯以一大夫敵諸侯天下之勢已向於大夫卻克以大夫伯以一大夫敵衆大夫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文七年之盟扈經不列諸侯之序不出趙盾之名志春秋世變之一

變也十四年新城之同同授趙盾以政始列諸侯之序始出趙盾之名而盾始得以伯諸侯矣愚嘗論晉卿世伯未嘗不倣召陵城濮之故事特桓文用此以制荆蠻晉大夫用此以制中國耳諸侯會于新城之歲趙盾納捷菑于邾至其城下弗納而還凛然有召陵整兵不犯之意雖小大之不侔皆所以示天下諸侯義也專盟專會專伐專救愚矣晉國之權于掌股之上桃園之事晉國晏然而不摇諸侯畏之而不動伯權之屬盾久矣趙盾

侵陳於宣之六年明年晉侯親為黒壤之會越二年又親為扈之會則趙盾之已卒也盾之卒晉人雖能收其權而不屬之大夫不能不縱其權而屬之荆蠻楚盟于辰陵晉會于攢函顛之倒之莫此為甚趙盾忠不足而勛有餘行不及而才過之使趙盾尚在郯之役必不至此盖前此有盾以伯令則無盾以伯也宣子能為中國之輕重如此哉雖然趙盾以諸侯伯天下之勢雖向乎大夫而猶未成乎大夫盾沒晉大夫不敢大會諸侯皆

得以大會其大夫則郤克其首也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矣晉自邲之敗舍楚而謀齊郤克承乃祖之烈其族又大啣一笑之忿興四國之師以七大夫戰一齊侯若以匹敵齊之君猶晉之君也敗在齊侯辱在晉君甚矣鞌之役非晉之福也城濮之役一戰而勝則伯在晉侯鞌之役一戰而勝則伯在大夫晉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迄春秋不可復制矣雖然是役也及國佐盟于袁婁七卿俱盟而所以受盟者一國佐也猶未有一大夫

盟列國之大夫也未有一大夫會列國之大夫也後此蟲牢馬陵蒲戚之盟盟在晉侯權在大夫大夫有其權未見有其事也成十六年將為鄢陵之戰則十五年先為鍾離之會士燮之賢不容不處於危疑之地七國大夫自會而又會吴入春秋来大夫所未有之事會江人黄人于貫者齊桓之伯也會秦人于温者晉文之伯也會吴于鍾離者晉大夫之伯也伯業愈降而愈下世道愈降而愈趨也悼公雖賢其齒猶未不能不倚大夫以

為重虛朾首會我以孟孫來齊以崔杼會晉以為常故
步未改二戚之會荀罃主之大合諸侯之老為虎牢之
城此與公會齊宋鄭曹于檉而下書城楚丘公會齊宋
陳衛于鹹而下書城緣陵者同一例第春秋於虎牢之
城而書遂則罪大夫之專伯權也然自鍾離以後大夫
專列國之會而未見其專列國之盟也雞澤之役諸侯
既盟而復使大夫盟諸侯自此始以盟會授大夫矣邢
丘之會魯國之君不得與向之會魯之二卿皆得從戚

之會舍君而臣是助此皆大夫黨大夫之效也悼公雖有五會三駕之績大抵以大夫之伯分之悼公沒吾復奚望邪郤克怒齊而盟袁婁荀罃怒齊而會戚荀偃怒齊而盟溴梁雖諸侯之在會不顧也列國盟會惟大夫之喜怒是從尚謂晉有君乎雞澤之役書諸侯之大夫盟罪在諸侯也罪諸侯與大夫以伯也溴梁之役書大夫盟罪在大夫也罪大夫奪伯主之伯也諸侯以伯權與大夫則大夫以伯權與荆楚宋之盟大勢所趨可得

已乎向戌善于文子又善于子木所以媒南北之好趙武善於屈建所以尸西門之盟大夫既得與列國之大夫盟遂敢與荆楚之大夫盟春秋之義臣無竟外之交何得爾也虢之會再讀舊書申之會盡有諸侯欲外服不奸伯主之權可得已乎鄟衍黃池識者有以覘其他日淳于之城奴諸侯以事毋家扈之會適歷之會黨賊臣以逐君父大夫之罪春秋所誅厥慭之會謀滅國者大夫也黃父之會謀納王者大夫也大夫之功春秋所

録嗚呼此亦奚功春秋正以悲天下之無諸侯也成周
之城魏舒南面則三家分晉之事作矣大夫盟會之筆
絶矣子不觀春秋之筆乎楚於宋魯之盟不書爵秦於
伯主之盟沒君臣吳書會而不書盟越終春秋不書會
此聖人定内服外服之分也諸侯之盟則如葵丘踐土
之法諸侯及大夫盟則如翟泉新城之法大夫自盟或
序諸侯或總諸侯以臨之此聖人正諸侯大夫之分也
嗚呼春秋之筆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例

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

世子華盟于寗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

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宣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十有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嗚呼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視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皮帛以朝會焉其賓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諸侯老者疾者廹於朝聘會盟征伐之期有天子之命不敢後是以其世子來春秋諸侯不聞天子之命是從奔走强令不敢寧居跋涉蒙犯已不能往則使世子代之曹伯終生疾而使世子射姑朝宋公固疾而使

世子成會衛侯速疾而使世子臧代夫世子以朝夕視君膳奉社稷之粢盛者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其忍舍君父而他之乎使蔡般許止類有欲速之志則有由然也齊靈怙其强大恥為晉役當悼公五會三駕之年諸侯麇至齊世子光實來于戲以前凡有盟會猶尾於諸侯戍虎牢盟亳城北會蕭魚胡為躐寘於諸小國之上陳款鄭華在齊桓之會者不聞至此不思世子既同於諸侯齊君將置之何所晉悼方明盍亦為

人父子計光列諸侯齊人不以藉口乎嗚呼吾讀春秋諸侯世子之序而甚有感於周官班爵之法

公及外大夫盟會例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二十有三年及齊高傒盟于防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

僖十有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

人蔡人盟于翟泉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有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来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来盟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有一年己丑及郤犫盟

襄七年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五年及向戌盟于劉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

于澶淵

嗚呼春秋書諸侯之盟譏之也諸侯及大夫盟譏之又譏也在諸侯則譏在魯則諱諱魯所以尊魯也又孰知

諱魯所以譏魯也春秋書公於伯主之盟例不書及而書會以其伯主也伯主欲而我從之也公於大夫盟例不書會而書及以其我君也我君欲而大夫從之也始會幽而沒公則魯為之諱再會幽而書公則魯不為之諱此天下有伯而諸侯之始合也自幽以後凡伯主之大盟皆書會至皐鼬之盟始書及則天下之無伯而諸侯之始散也公始得以行其所欲也或曰公會伯主盟則從伯主之欲如長樗之盟尚有我君欲而伯主從之

者公及大夫盟則從我公之欲其間豈無大夫欲之公不得已而從之者乎曰有之矣浮来之盟公欲平紀也蔇之盟公欲納糾也蜀之盟公欲完魯也春秋書公則欲之者公也宿之盟宋人主之也防之盟高傒主之也晉處父之盟處父主之也荀庚郤犨良夫林父之盟則四大夫主之也春秋没公則欲之者大夫也主在大夫而没公所以深諱之也猶書及者若我公之所欲而不與其從大夫之欲也没公則見其欲盟之非吾公也若

夫有諸侯在焉或不書及而書會無傷也齊之盟必諸侯
在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楚之始也翟泉之盟有王子在
而書會而沒公者諱盟列國大夫之始也盟洮向而書會
一大夫也而一莒衛之君也盟扈盟新城而書會一大夫
也而衆列國之君也有諸侯在盟而書會無傷也非諸侯
而但其大夫雖伯主之貴卿不與其欲之矣春秋辯貴賤
之等而明隆殺之分也不然春秋書公於大夫之盟例書
及豈皆公之所欲而非大夫之所欲者邪吾故曰內書公

則權在公也內沒公則權在大夫也外稱使則權在彼國之君也鄭伯使弟語衛侯使良夫之類是也此兩國前定之辭也外不稱使則權亦在彼國之大夫也齊高子宋華孫之類是也此臨期定盟之辭也春秋皆不書及者彼之納盟於我者也雖然美惡之事褒貶之法則有春秋在也

內大夫及諸侯盟會例

桓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

齊侯宋公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宣十有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十有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

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

邾人于邢丘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莅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有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有一年叔還如鄭莅盟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嗚呼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諸侯不可以抗王室猶大夫不可以抗諸侯公及大夫盟春秋率多諱之嗚呼豈春

秋特為魯諱哉魯人為之諱春秋亦從為之諱抑不特魯人以此諱之也諸侯亦以此諱之也吾觀内大夫盟外諸侯未嘗不慼於春秋之世變焉桓莊僖文之大夫不可以敵諸侯諸侯猶以為愧宣成襄之大夫皆可以敵諸侯諸侯反以為喜昭定哀之大夫皆可以加小國之君小國之君深以為畏其始也以為愧其後也以為喜又其後也以為畏大夫之勢寖長寖大而莫之遏也在禮卿不得會公侯會伯子男春秋之初古風未盡澌絶

人心猶有羞惡一犯非禮則顔忸怩而心不寧内大夫未有盟諸侯而盟諸侯者自柔始公亦自知其無禮於宋也親往五會以謝宋竟不一釋憾於宋甚則舍玉帛而事干戈柔之盟所以致宋之戰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則禮失之甲盟齊宋之君則禮失之抗盟歃未乾西鄙嘗伐大夫出疆有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吾見專之害而未見專之利也雖然折之盟有陳侯敵宋公而柔不免得罪於宋鄄之盟有宋公敵齊侯而結未免得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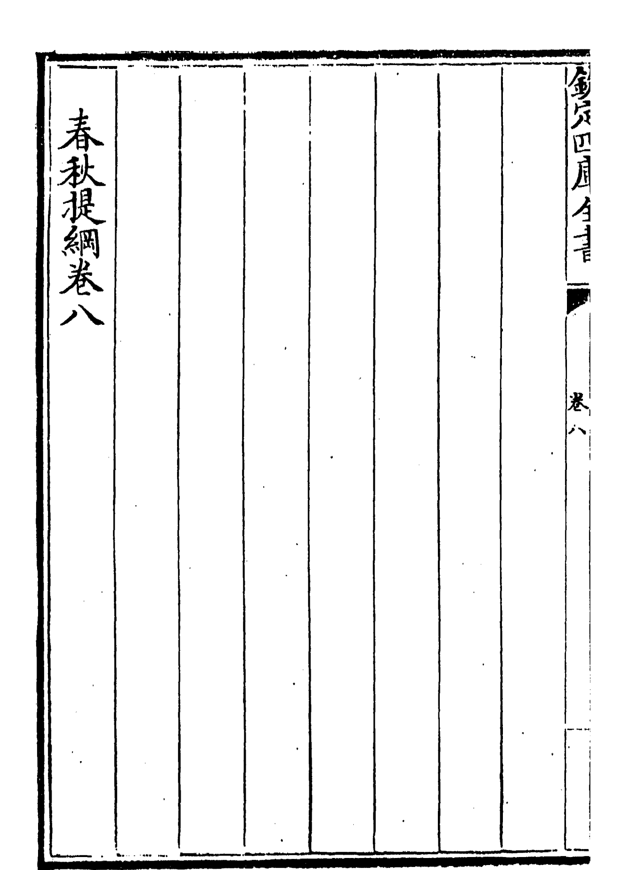
於齊我大夫未有特會諸侯者也特會諸侯者自敖始讀春秋至此宜大夫之可以敵晉侯也會戚之明年我公如晉晉使處父盟公以報之處父盟公魯以為諱則敖之會晉晉亦以為諱明矣内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公孫敖外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士縠此特晉魯二君養患以為此諸侯未必以為是也陽穀之會季孫文子將求盟于齊也而弗及盟此君也彼大夫也齊弗肯以及我也此時實有疾齊若不聞受襄仲之賂然後受鄟

丘之盟既盟而悔臨我以兵又以聲我襄仲抗盟之罪不得魯君之盟穀不止也大夫抗盟諸侯皆有羞惡之心而君臣冠履之分未至蕩然也宣公折節事齊公盟公會而公往朝之末年鼓舞少倦然後使我歸父往城濮以来公未嘗往會于楚公未嘗往盟于楚事勢張皇然後使我歸父會重則以我公行輕則以大夫往大夫之權未張也晉人失魯者十有六年斷道之盟喜於得魯赤棘之役魯以歸父而疑晉魯也請盟晉也受之惟以

得魯為喜不暇以盟大夫為疑沙隨而君辱苕丘而臣辱晉人于是再失魯矣郤犨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自此晉人不敢輕視魯之大夫虛朾之盟我仲孫往會晉人喜魯卿之再來不暇以魯君為請則僑如之言正以譖獻子也反以譽獻子也借曰是盟魯有仲孫齊有崔杼匹也邢丘之役我公在晉晉侯舍君而臣是會借曰齊宋衛之大夫可以敵武子然魯君不在猶可藉口有魯君在而辱使其大

夫寡君懼矣吾然後知晉得魯君反以為常得魯卿反
以為喜也盟宋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十有八年平丘
以後公不從諸侯盟者二十有三年祲祥之盟拔之盟
魯惟從事於一邿而已惟大夫書會書及而已襄十一
年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昭五年舍中軍而公室分為
四貪惏無厭浸及鄰國漷東沂西之田蠶食而穫取之
猶未快也至其國要其君邾不得已低首下心而就之
盟雖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始以三卿伐之

繼以二卿盟之無乃陵小乎怒於室而色於市市人亦望而畏之者也或曰子論大夫之盟諸侯而春秋世變猶未詳也曰文七年如莒蒞盟昭七年如齊蒞盟修鄰好也於春秋之世變無與也季友蒞盟事齊之始也叔會于戚事晉之始也遂盟郪丘舍晉事齊之始也歸父會穀舍齊兩事事晉楚之始也叔弓會陳舍楚兩事晉吳之始也叔還蒞盟背晉事齊及事吳之始也嗚呼春秋之世變於此乎起亦於此乎止也



春秋提綱卷八